

千

一

錄

千一錄序

蓋自素園存稿行而無不人人膾炙也咸
謂詩通陶謝文軼韓蘇其必傳無疑至千
一錄比於雜著間肄業及之鮮有能博其
旨趣者余獨三復而憬然寤心焉先生道
德文章俱足千古豈止鞶帨之工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無論性命之脩經濟之畧與

閑家涉世之方燦若列眉恢如導窾卽一
咳一唾靡不珠璣亦靡不弦韋也至於經
解多挾前蒙大暢名理共期羽翼豈嫌異
同猶之北面杏壇揖程朱於一堂之上疑
端交發妙義互酬有蘊必宣無言不悅所
謂知其解者且暮遇之豈與倒前戈標異
幟湛溺二氏薄蝕聖真者等哉此放淫距

誠之旨惓惓於錄中不啻三致意也憂在
人心功在先聖意幾乎好辨寧直如昌黎
氏原道之說爾耶余生也晚幸與先生同
里閨而又託於甥舅之世親目擊道存模
楷不遠卽東西南北而茲錄在模楷在也
敢委於步趨之瞠後耶是用識之以自勗
云萬曆辛亥上元日愚甥汪元功頓首識

千一錄序

在昔藏書自六家七略之後則有崇文四庫定爲經子史集也迄今中秘因之余閱方定之先生千一錄深有所當於衷初惜無史閩至客談則強半史也乃請于先生平分客談以其傳諸今者仍爲本部而以其傳諸古者抽作史詮與原定經解子評詩釋客談家訓共爲六焉先生欣焉從之

因謂小子楊子雲草玄門有侯芭桓譚已
是知已何不令有一言而乃遙俟於千載
之下乎子謬好我則爲我序之小子不敏
其何以序先生竊以爲集莫盛於近世矣
而說家興焉亦集之流也先生此錄亦說
家也然而非諸家之說也其心不同也故
其文不同也古今說家種種不一余因說
而知其心蓋有騁博之心者所列多猥瑣

而乾牒隨巢之說侈矣有炫竒之心者所列多荒唐而棘猴輪虱之說侈矣有吊詭之心者所列多冥恠而宣室睽車之說侈矣有綴淫之心者所列多冶艷而金樓錦帶之說侈矣有喜謹之心者所列多恢諧而軒渠絕倒之說侈矣有工訶之心者所列多誹訛而吹求洗索之說侈矣以爲匪是則無以膾炙人而波流市也乃先生于

六者之心併無一焉而要之其心則關于性命身心之微綱常倫理之重風聲名教之正典謨訓誥之精洙泗齊梁之宗濂洛關閩之旨故其於經解則曰以經解經此一言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粗之而人以論人精之而惟聖知聖蓋作者本一揆而解者互相發此不易之論也其於詩釋則禘詩文賦固皆中款而獨釋杜詩槩以

風雅以意逆志合下作者之心而盡掃註
者之陋少陵之遇先生豈不猶且暮乎其
于子評則董韓墨守蒙苦輸攻二氏膏肓
多方廢疾盡當領受安在其不廓如其于
史詮則比劉氏之通而無其舛比胡氏之
管而無其厖比鄭氏之略而無其支比楊
氏之鉞而無其刻比王氏之札而無其疵
至論季漢之際則誠先得我心矣其於客

談則異同于稷下而不涉其迂月旦于汝南而不虛其許陽秋千江左而不沿其虛所謂不必驚四筵而能驚獨坐者哉其於家訓則敦石氏之躬行守顏氏之身範爲涑水之長計採藍田之芳規兩不失陳華雍熙之軌焉蓋先生之心如彼故先生之說如此然而先生無六者之心則惟有一心而已一心者何反經而已矣則凡不經

之人不經之事不經之言一切屏斥由是
執經以宰評而子之苗莠分矣執經以臨
釋而詩之雌黃判矣執經以品詮而史之
衡石程矣執經以立談而客之塵蠅靡矣
執經以垂訓而家之象魏森矣大綱既正
而細目自張中扃旣嚴而外防自固先生
之有功於世道也其在斯乎而安可以近
世之說鈴者擬也雖然先生之錄蓋達意

之辭非修辭之文也小子之序不免費辭
之文猶然近世之習也小子愧矣其何足
以尚于先生

萬曆丁未七夕前一日後學謝陞撰

史詮小序

錄始于鄖臺齋中于時季兒晉始講論語
余聞其師所訓意有不能煥然釋者經解
所爲作也自是歲有所增耄期旣踰未竟
也而波及于子于詩于談于訓益日日所
知者月欲無忘云耳非以爲可傳也友人
謝君少連好之以爲必傳且曰錄之日五
而談獨倍談之及史者且半若別以詮史

則文從其類而卷之帙勻余曰善君幸遂
爲正之于是詮者爲卷四而談之仍者六
錄之爲目者六而卷仍其舊云而余所欲
刪與潤者寘之矣無能及也已昔楊子雲
好深湛之思其書自云高者出蒼天深者
入黃泉然時人未好也今毋論太玄知者
希卽法言盛行而議者猶曰醇疵半猶曰
辭艱而義淺余安敢望子雲况其隨筆者

乎而曰必傳是好我者過也雖然千載之
上有奧義焉未有盡其旨者余偶發之有
妙詞焉未有逆其志者余幸得之則庶幾
云爾者未可誣也故曰千一

萬曆丁未中秋日

子一錄自序

聖人之言非一端也其在當時門人固有發所未發而爲夫子所取者矣雍之言然偃之言是商賜可與言詩是也子路率爾迺曰何必讀書又曰子之迂也夫子惡而鄙之然門人不敬之則曰由也升堂矣豈以徑直者固賢於苟合乎顏子幾於聖終日言無所不說而夫子以爲非助我其餘門人不能無疑也疑斯問問斯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洙泗之答問卽虞廷之吁咈其遺風可想已自聖人以下容未能一言盡天下之道也則旁通觸類教學相長雖門人於其師

無嫌於就正請益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弗慮胡獲事
師無隱非背也今謹愿者或固守訓詁尊所聞而不
能知所亾猶置身井中不得他有所見是自小且小
夫道也廼狂斐之士偶舉一隅未覩全體遂操戈自
喜簧鼓洗索其視先儒若前薪然日務凌而上之議
者謂楊雄擬經比之僭王今之標幟而刷壘者罪浮
於雄矣此其尤胡可效哉余耄矣少所涉獵時而有
疑今大半遺忘矣耶臺齋中偶與客談稍存其畧蓋
愚者之慮庶幾千之一也置之篋中以俟知言君子

萬曆乙酉仲冬望

序二

千一錄錄經解也而子附焉子有輔經者有畔經者於是乎有評矣評子所以明經也詩者經之流乎三百之後可觀而興者未盡亾焉君子是以游於藝也作者邈矣逆志以意得於心未必契於古也而存之以俟其庶乎客談以廣聞也多聞而擇知之次也余未之能蓋嘗從大夫之後故及政從事四方東西南北之人談非無稽也識之將以有擇也必也其折諸經乎俗之降也懼其拂於經而未已也君子思以閑其家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古之君子以身教而疑者

曰遠其子易之家人則云嗃嗃者吉有嚴君焉能勿
誨乎如之何其不屑之也余則不能寡於辭焉無亦
曰耄及之幾智焉聊以示後之人乎若其有裨於經
也庶幾哉千一之云也是錄也集於郎臺齋中今十
有四年矣帙之爲卷二十有六其續也則各從其卷
焉余少也嗜於辭旣冠而疾登第而無能優於仕也
學則荒焉今老矣記曰老而學猶室中之燭所照者
近也古之人乎日知其所亾月無忘焉安能無所用
心而徒求飽乎然余非日知之乃好之者也衛武有
言毋以耄而棄我余友二三子將就而正焉

舊曆戊戌季夏既望

二十六卷

附方弘靜

以刊本

跋

右錄二十六卷中多隨筆未能易彙也東閣之可
刪可論者非一矣自後精力亦足以發否邪古之
人所以惜時也姑識之

辛丑季夏望

千一錄目錄

卷之一至卷之四

經解

卷之一至卷之八

千一錄

八序

三

子評

卷之九至卷之十二

詩釋

卷之十三至卷之二十二

客談

卷之二十三至卷之二十六

家訓

千一錄卷之一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一

時習自下學至聖人無時可息朋來而樂不知而不
愠一也若曰順而易逆而難似猶有淺深恐未然朋
來有英才教誨之樂有講習啓予之樂子如亦多賢
學而時習之則終身無不習焉湯之日新文之緝熙
孔之忘食忘憂而不知老皆是也知我則與人樂之
不知而不愠君子也

子賤爲單父所父事者師事者所友者凡若而人故

彈琴而治孔子稱之因言魯之多君子也其事載於諸子甚明可據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記者之善言德行不煩而明也夫戰與疾豈必聖人而後知慎乎齊而如戰也如疾也則可以觀盛德矣

曾子之易簣也疾亟矣啓予足啓予手舉扶而易之也小旻之詩固其所曰三省而實用力者故以告門弟子既得正而斃乃知免矣夫以手足不能自舉垂絕之時而須臾不離於正所以訓門人者蓋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死而後已信哉檀弓記其事而此所

重者訓言也合而觀之可也先儒之解似未盡其精
微之旨

匏瓜星名名爲匏瓜而不可食如人有虛名而無實
用也中庸日月星辰繫焉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語意大類太白詩捫天摘
匏瓜

孔子之彼子西非獨爲楚也孔子嘗許子文之忠又
深取有吳季子矣子西之事見於國語者卽其死於
白公勝自用寡謀大辱國矣其視奪伯氏邑而沒齒
無怨優劣何其遠哉人也上當闕一字孔子評管仲

在此語奪伯氏以下乃舉其一事以見子西之不足
數也管子爲政奪伯氏邑而當其罪服其心故飯疏
食而沒齒無怨言也蓋亦幾於王道矣孔明之廢季
嚴事頗類其自比管樂亦一徵也註謂奪伯氏邑以
與管仲似未然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所不慮而知不學
而能者也良知良能也聖人固有所不知不知爲不
知是知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也聖人固有所
不能堯舜病諸是也人所憾於天地者小民怨咨
天道無知是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問禮問官

非所謂不知者也問之則知之矣所不可知者聖人不問也○覆載生成各有攸職又何憾焉

仁難言矣聖與仁則吾豈敢聖人未嘗輕以許人也令尹子文卽子張所稱者則忠矣顏子之賢三月不違猶未必其純而不已故未可以仕已一節而遽許其仁耳非疑其有未出於天理也使其有未出於天理則不可以爲忠矣

子文事楚而以僭王猶夏責之則不當許其忠矣陳文子之去齊爲崔氏也所不與崔氏耳齊固宗國其反也固無讖也未可以是以爲不仁也蓋仁道至大非

全體不息者不能故不可以一事而遽許之耳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言自唐虞以來莫盛於今耳

子產賢大夫也孔子稱之而又數其事蓋深致美焉
恐無猶有所未至意

孔子言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夫易者天
命之書也孔子非至五十而始學易也然學易至五
十乃可以無大過自謙之詞也卽五十而知天命之
說也此言其在不惑以後踰四望五之時乎故曰假
我數年也註謂五十字誤誤矣何以知孔子是時年
已過五十也近時孫淮海謂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

以五與十學易也其說新而未安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知矣而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卽所以告樊遲者也而又問死蓋未達也

敬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矣註云不惑於不可知猶於敬字未盡乃知聖人一言而竭兩端也

孔子請討齊胡氏謂先發後刃者春秋之義列國不相征意魯必以聞於天子耳揚升菴譏之謂孔子何以能先發誤矣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孔子之戰

二一金 一ノ角之 一
則克者亦必量力見可未可謂非孔子之言也

堯舜之病博施非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長少有禮
民用有制此豈其所病哉顧勢或難周而道則可盡
是以指其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心也其術則取譬
於近是也墨氏兼愛獨能賢於堯舜乎其亦誣世惑
民而已矣如果能兼也則亦何用關之爲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言自家而國而天下也兄弟既
翁妻子好合則父母其順可知矣父母順兄弟翁妻
孥樂而家正矣正家而天下定不俟言也一室之內
雖有尊卑似無遠邇

人而無怕不可以作巫醫望墩程宗伯云巫筮字古
通醫與卜聖人所重卜出于羲文周孔醫出于神農
黃帝其道非小也觀下文不怕其德曰不占而已矣
則巫之爲筮其益有徵與周禮醫師隸冢宰筮人隸
宗伯筮醫之竝稱重也尚矣其不可以無怕宜也女
曰巫不以有怕求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云歌則不哭世或以迂程子
非然也當歌而值喪則君且弛懸去樂孰謂以不哭
爲禮乎若其可以徐也改日而弔以致誠焉禮也君
子當食不嘆亦謂其可以無嘆也云爾設有宜痛哭

流滄者而曰勿嘆乎蔬食菜羹之祭必齊如也故不致其誠不可以祭則不可以弔矣宴樂之餘毋乃渙而非萃乎迺若歌哭而請者惟巫然也故程子之論匪迂哉蜀黨之辯強矣

聖人未嘗忘天下也顏子問爲邦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子路求赤之言爲邦固皆經世之才也夫子方啓之曰如或知爾則何以而豈其不與之也哉顧明王不興世莫能用道之不行點知之矣夫子是以喟然而嘆蓋曰三子之才惜其不用也空言無施亦何補哉吾其與點也若曰無舍己爲人之意如三子何

夫子何

三子之才點之志其皆夫子之所與也時乎時乎三子有其才無其時時止而止其點之與也夫夫子之嘆蓋嘆時也

朱子釋經蓋爲初學言也故言之詳其曰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雖吾鄉先進潘簡肅公之篤信者猶不能無疑矣夫舜明於庶物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日知其所亾溫故而知新知周乎萬物信斯言也朱子之說何嘗不脗合也哉

聖人之言有一言盡天下之道者萬世不可易者也
言有有爲而發者教有因人而施者則非一端而已
也論語論孝言人人殊此因人而施也其論孟莊子
之孝不改父之政爲難又曰三年無改此有爲而發
也繼治者其道同授受一道世可無改奚止三年如
其不爾蓋愆易虐若救焚拯溺斯速已矣不終日可
也何待年乎此章蔡之徒所藉口而欺蔽其君者也
溫故知新朱註原不可議若以舊所聞爲不然則日
知其所亾又作何解

宰予晝寢梁武以晝爲晝而近有然之者蓋以高臥

非害道收視乃內照乎周公待旦繼日孔子不食不
寢自昔聖人所爲不自暇逸惜是寸陰者豈徒爲無
益之勞哉今之設爲淫辭者乃以尸居面壁可一蹴
至道雖無不敬之訓且厭聞之矣宜其不以晝寢爲
非也 志有之有子惡寢臥而燁其掌其好學如是
則晝寢誠可責矣

傷人乎不問馬或欲作三句言先問人曰不後乃問
馬也此於理非礙而實不然夫廐焚則馬之傷不問
可知矣且有司存焉聖人愛人之心自重於馬是以
問耳是以志之耳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此格致誠正之說也朱子之學其似子夏與今之異議者堂堂乎張難與爲仁哉或曰張不欺也今也不然

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知之矣而象喜亦喜非僞喜也天理人情之至也管叔先非有畔志周公何以逆知之其不知宜也非不智也天理人情之至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無過也堯猶試鯀而况於兒乎有子盍徹之對信矣其似聖人也孰與不足其旨遠矣而魯公不能復問也必也生之衆而食之者寡爲

之疾而用之者舒則徹已足奚爲二二弗堪也夫國不患於不足也富有四海之內而日以不足爲患蓋亦反其故矣

一貫之道孟子發之盡矣深造之以道是也是集義之說也至於自得之而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則一以貫之矣一以貫之聖人未易以語人也忠恕則學者所嘗聞也忠恕違道不遠學者之忠恕也絜矩以平天下聖人之忠恕也有安勉之別也道一而已矣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差之毫釐非過則不及故曰中

庸其至矣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不及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過也如有所立卓爾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亦既竭其才矣安能從心所欲不踰泛應而曲當乎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博約之教羿之彀也大匠之規矩也而中非爾力不能使之巧顏子之所以喟然嘆也

孔子誨人不倦其能無言乎欲無言者以啟子貢也子貢未達故又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而猶信且疑焉賜不如回蓋相去十一矣吾與回言終日如顏子者可以終日言可以無言

孟子云夭壽不貳蓋莊周齊死生之說盡之矣然必曰修身以俟之莊之言則謬悠而無當矣莫非命也莊列之言能發其旨矣然必曰順受其正則非無所事爾也

學所以明人倫也子夏言吾必謂之已學者蓋言學者學此者也其人如是豈其未學而能然乎謂其流至於廢學似過子路言何必讀書乃爲佞耳 猶云此必從學問中來也

王魏之事太宗蓋有高祖在焉未可以爲讐也小白子糾爭國國有君矣其皆先君之子未可以爲讐也

如使子糾受命於先君既爲君矣而小白篡之則有死而已九合一匡之功皆浮雲視之矣如其仁管仲有仁者之功也使管仲而仁人也則無器小之譏矣春秋之義在尊周西伯之心也孟氏欲定天下于一以齊王耳湯武之心非富天下也皆至公奉天者也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恕也子貢能強恕矣非欺其師也孔子勉之曰非爾所及欲其特存此念終身行之耳似非謂其未及而自誣也此念也有志於道者寧無之但酬應紛紜惡聲至而不覺反之者多矣乃知孔子所以勉子貢至誠無妄豈相欺

謾乎哉 無者自然之詞而欲無則亦禁止之意矣
君子於人嘗於有過中求無過况人不能無過過則
勿憚改耳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是以觀過而知仁也
若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孝也非過也

仲弓可使南面言可使臨民也不必人君始稱南面
也

死生有命乃以愛惡而欲其生死方其愛之既欲其
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不已惑乎知死生之有命則
一切利害所不必計自能見義必爲而不惑矣舉事
理之至易明者而一言可以盡道故曰叩兩端而竭

焉者此之謂也苟知命矣則知富不可求何以富爲哉君子所以異於凡民者其以是夫子張干祿故以詩言規之

文之不可無質也猶質之不可無文也文而無質則羊質而虎皮者也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鞞與犬羊無別矣所謂其文炳其文蔚者何以見哉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子貢之告子成者卽彬彬之論也未可以爲失也質而不文君子而失之野者也亦未可以爲小人也

馮婦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似妥可從

商既爲厲矣不爲臣易耳武王非利天下也天之曆數在焉微箕二子知命達節豈貪生事仇者乎孔子稱其仁謂當理而無私也管仲取其仁而召忽不取其死又曰由也不得其死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然則聖人不輕死不苟生安仁而已矣 三王家天下猶五帝之官天下也興滅繼絕順天應人是故微子之宋箕子之朝鮮非事仇也天也仁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言不可以一長名之君子不器也
譽之非惜之也

何事於仁何汝之事於仁者遠且難乎是雖聖人猶

病諸也聖與仁似未可優劣事卽請事斯語事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之者使再歌之嘉其善也而性情之正在其中矣今謂使反之性情以自考恐非記者之旨且歌而善再歌之於義無不協也而以爲非何哉

明王不興孰能宗予吾已矣夫之嘆也若以聖王之瑞自擬殆非夫子之旨

博約先後之議近之務凌前薪者以爲得間矣然經文知所先後者亦豈必大有徑庭哉盈科而行成章而達自不能無序耳是故博學將以反約溫故乃可

知新好古敏求非由一蹴韋編三絕猶假數年多見
多聞從而擇之日就月將非無漸也子貢之穎悟而
一貫之旨孔子不驟語之多學而識之後則江河沛
然之時也孰云無先後哉學而不厭默而識之學先
也識後也知及之仁守之知先也守後也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聞先也言後也意誠而後心正心之與意
亦何相遠必相遠而可云先後則逆志之學廢矣
聖人之言非一端也易言窮理理形而上者也大學
言格物物形而下者也一也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舜明於庶物皆其解也

子路共雉元章拜石好善之勇百世之師哉

孝經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其義微矣孟子所謂兼所愛則兼所養養其小者其大者可知此其解也若當疾革之時特以手足不傷爲全歸則夫人之能全歸者亦衆矣奚必使門人啟其衾而視之乎故知手足之啟必易簣之際也

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而管仲故爲三歸之家蓋一娶三姓女也其解與好內之說合

史記管仲三歸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之臺猶館娃之宮也荀子管氏之家備三

歸

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子貢中緝表素見原憲緘屨杖藜而有愧色知子貢之愧則知子路之不耻矣

子罕言利章或曰利非君子所計也宜聖人之罕言之也曰與命與仁者殆若吾與之之與云爾聖人固數言之非罕也嘗繹之不然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夫有雅言則有罕言矣夫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則前此未自以爲知也未自以爲知豈易言之哉聖人之教因人而

施自非中人以上固不可以與者宜學者之不可得而聞也而曰罕言何疑焉孔子曰不知其仁曰焉得仁此以知罕言之也

孟子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是以比干及微子猶賈生言箕子比干事紂死而不用是以比干及箕子也其實微子非紂諸父箕子未死於紂古文簡略在發其本旨而不縷析其事耳瞽叟亦允若象亦烝烝又不格姦所以云克諧也王文成謂舜特以又薰烝不正其惡此善體人情然恐非本旨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方人非爲已先務矣夫子曰我則不暇其善教也然自知知人之明則賢於人者豈若後世炫已之長形人之短而臨深以爲高者哉故與之今以一爲一貫之一則子貢亦旣聞之矣又何以曰不可得而聞也且言固各有當陳亢之問一豈亦一貫之一耶蓋聖人有罕言有雅言究其歸則同也所謂叩兩端而竭也必索之隱鉤之深而道始晦矣

論語舜有臣五人與三分天下有其二當是二章孟子離婁之明章至可謂智乎文義已足是以惟仁者

二一
宜在高位以下似別爲一章其上當有脫簡耳秦火之餘古文自不能無脫落也

大舜善與人同必執兩端而用其中惟精惟一焉可
淆也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有所惡焉有所勿施焉是
謂絜矩非同流合汙之謂也今之似是而非者其莫
甚於同歸于善之說乎此說倡而一切詭異皆名爲
善誣世行私無不至矣孔孟深惡夫德之賊者有以
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顏子之短命不幸也
龔生非不壽猶謂天其夭乎君子所謂順受者非長

年之謂也乃莊生所論彭天殤壽者遺其理矣

夫子聞弦歌於武城則莞爾而笑笑者喜之也而曰
割雞焉用牛刀惜其道大而用之者小也非謂禮樂
可以斯須去也夫子聞點之言志則喟然而嘆嘆者
傷時之不與也時乎聖人不能違三子雖才其如時
何點知之矣是故與之也非不足於三子也而偃與
點俱未達聖人之微意是以不如回也

鄉人儻儻禮也因民之俗而通鬼神之情狀者也行
其禮可弗敬與而鄉之人於此鮮不近於戲矣孔子
必朝服而立於阼階者所以教民敬也且欲先祖五

祀之神依已而安也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猶云折腰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也折肢也人豈不能哉語意相類此說似宜從

帝之妻舜也君命臨之瞽叟雖頑寧敢違也而何以不告萬章所以疑之也非以帝之不告爲疑也夫瞽叟之頑不可以人情度者君命之於朝父怒之於家爲舜者其有逃焉而已逃可也無後不可也遵君命而不以告雖怒不悅小杖可受耳堯知舜之心也其不告不以爲非也不告猶可而况親迎之禮其小者

乎屋廬子不能通於禮之變矣夫瞽叟之頑古所未有也父未如瞽叟而不以告則禮之所出刑之所入者也惡可以舜爲解哉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與致中和並看則理甚明實以致中和言盡性以參贊言位育不費註脚矣孟獻子之友五人者鬪臣耳是董安子之所辭爲狂疾者也安足多哉孟子特取其不挾而友云爾

中庸之義曰庸常也不易之謂也天下之道惟常爲不可易性曰五常道曰九經經常也常之爲道至矣近而遠卑而高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猶之乎夏

之葛冬之裘水之舟陸之車也不可易也今乃曰庸者用也用其中也其訓爲常者淺之乎言之也惟其厭常也是以失中於是爲索隱爲行恠爲拂經於是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一切離而去之而無所忌憚矣甚哉厭常之害其不祥也夫孟子言言無實不祥不祥之言未有甚於今者也

君子有庸言有微言有庸行有危行庸言庸行人所易忽也盛德之至則動容周旋中禮而無擇言擇行其信也謹也蓋性之也今以庸之訓常爲厭宜其以朱氏亦字爲非矣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萬世臣道之準也而孟子言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魯哀齊宣其惰自若末如之何何以正之夫君子能盡道於己而不能取必於君孟子之言蓋以訓人臣之自靖而有志乎大道之行臯契周召之倫者也今也黷賄無厭而曰賤貨狎昵不檢而曰遠色甲第連雲而曰卑宮室方丈食前而曰菲飲食夫責人者明其君不可蔽也非長與逢其何以免則有容悅焉而已矣是故大臣者必以道正己而後能以道事君孟子之言固所以發孔子之蘊也其旨一也

孟子道性善本諸孔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聖之與愚其相去亦懸絕矣非性也習使然也乃其性則相近矣此性善之說也孔孟之旨一也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者也果能百之千之則必明必強故曰未見力不足者若曰相近云者猶有間之辭也是未以意逆也

程朱之學居敬窮理聖人復起必不易其言矣朱之訓詁爲始學也如其曰聖人之言徹上徹下一言而盡何多言也多言多岐此懸空之談可隔壁聽者也察邇言察之惟精執兩端而用其中用之惟一明

庶物察人倫精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一也子臣弟友之間顧行顧言察也萬物皆備其則不遠明也明察非窮理乎理在物者也窮理非格物乎致知格物之訓奚容異議爲多言多岐在今不在昔

大小夏侯之學戶庭之內已自相非無恠議經如聚訟矣我朝同文之治匹休三五近日士習不端異議橫作明詔屢飭之而未能息此孟氏之所爲懼也

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吊旣葬而除之此於人情協矣若曰夫死亦如之竊疑之女從一而終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醮也而吊爲女乎爲婦乎昏禮納幣有吉日而父母死致命曰不得嗣爲兄弟婿免喪弗取而後嫁禮也明未醮則可嫁也若其吊也則若成爲婦矣爲婦則勿嫁非情也非情非禮也今之女有未醮而殉者於禮過矣婦未廟見而死者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竊疑之旣醮矣雖未廟見非婦乎猶曰女乎今未有行也冕而純從衆可也禮也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愚意原子必非辭常祿也以憲之貧又辭常祿則仰事俯育必如王陽能造

黃金而後可洙泗之門寧有矯情而拂經者乎九百之粟殆可以取可以無取者聖人權度之精乃以爲可而非傷蕪耳子路贖人而不取金孔子責之曰魯自是不贖人矣夫人之當贖非以求金也他人以不取金爲蕪宜矣孰知潔已之害阻人爲善乎是以君子耻獨爲君子○原子之辭粟蓋子路不取金之類與

今好異者以屢空爲虛無之空本何晏之說也晏旣以亂晉矣而理學大明之後乃欲以惑世耶陶元亮時晏之說蓋橫作矣其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又被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則固不惑其說孰謂元亮非知道者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爲箕子不忘商是時周初克商未改朔乃記事者之辭似無與於箕子子罕言利利者孟子所不言而夫子第罕言之何也孟子所謂利者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何可言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獲者利也無所爲而爲仁者之心也其語中人則亦或以効期之臨之以莊則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是也未嘗雅言未嘗不言故曰罕言然

則罕言利者非所謂交征於利者也夫利者中人以上不必與言命與仁中人以下不可與言是以罕言也

易之萃渙聖人繫之辭皆曰王假有廟其旨深哉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夫以對越神明之心臨民民未有不易使者也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矣故曰王乃在中在中者篤恭之謂也明乎此天下其視諸掌乎是以渙可合而萃可求也

孔子譏臧文仲居蔡註似未盡禮大夫不歲龜居蔡非禮也宮室有等山節藻梲非禮也非禮不仁何以

言智春秋所爲作也 趙文子爲室礮其椽張老以

爲不仁智伯爲室美士茁懼其不安人也在禮諸侯
之室礮之天子加密石馬山節藻稅大夫之爲歟

四子問孝夫子告之者不一其歸同也一言而兩端
竭焉者也夫能養者曾以爲孝乎孝子之有深愛者
愉色婉容誠則形也誠則無不敬矣未有敬而違于
禮者也未有敬其親而不敬其身者也未有敬其身
而貽親之憂者也不敬則無禮是犬馬之養也於是
知禮之不可以已而所以別於禽獸者也而曰薄乎
僞乎而可以棄乎彼老也苟也莊也未知禮之不可

已未知所以自別者也

慎言云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當然之實則正矣
物物而能正之知豈有不至乎斯言余未能明若曰
窮物理而得其當然之實則程朱之說也無用訓格
爲正而費辭爲若曰物物使正之各得其當然之實
是發而中節乃誠正以後事也夫格非止訓爲正也
書曰格于上下詩曰神之格思自可訓至耳

羨若蔡註以爲未詳而疑羨字之訛是也闕之可也
蘇氏疑爲羨里似未然夫文王之服事殷至德也夫
豈若越吳之事以羨里爲會稽不忘之乎武王則順

天應人不得已也數世之後而宿怨焉是未體文武之心矣故知姜宇必訛也

格物扞禦外物之說朱子辯之明矣薛君采復詳辯之以世有惑之者也而今也幾以天下惑惑乃不解何哉夫扞去外誘猶曰克去已私此非害於學也而距之是以不解也然扞外誘以復本體此誠意中事耳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鮮不交物而引者是以貴知及而先窮理也此大學先後之序也不可紊也

禹謨之六府養民之政也洪範之五行裁成之道也而曰分儷四時配以干支謬悠之談其來久矣蓋自

戰國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秦采用之
以爲水德之始戾深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
之數是以速亾漢儒不能辯益傳會之而緯人星士
之說盈天下矣王氏慎言闢之可謂智者不惑知言
哉

舜造漆器諫者盈廷紂爲象著則箕子唏周之輅飾
以金玉必不然也諸子之說有謂堯以貝飾轂者此
戰國遊士道侈以逢其君者耳

子見南子特以適異國有見小君之禮而其言曰四
方君子與寡君遊者必見寡小君是所謂其接以禮

者也猶陽貨之饋蒸豚往拜禮也矧其亾禮之宜也
遇諸塗與之言言孫而不失言從容而中者也義以
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夫子其自道也
夫若曰南子與聞國政有大過人者而夫子之父於
衛者其維持慰藉之力居多是以見之則恐未得聖
人之意且陽貨之拜豈以其有過人者耶故知拜陽
貨之義則知見南子之義矣

關雎不淫不傷非言詩蓋美師摯之樂也吾鄉程文
簡之說也鄭聲淫非謂鄭詩謂其樂也錢唐田叔禾
之說也二說可從

孔子之請討陳恒也先儒以爲必告天子方伯禮也
非謂待命而後發也乃曰湯征葛未嘗告天子周之
天子無可告也是其論未審也春秋之作在尊周故
無義戰湯之征且有南巢之放特自葛始耳何告乎
且孔子所謂爲東周者豈以與魯而倍周乎而曰魯
爲周公之胤而輔之以爲天下義王是豈稱周至德
之旨哉

古者馭至則事神以祈嗣故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而吞郊之訛因之矣此說詩者之以文害道也

汲冢書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

塵臺之財鉅橋之粟又南宮适十亂之一嘗獻紂出西伯於羗里者然則八士文武時人也

竹書云邾鄆命將軍大夫皆貂服貂服胡服也漢以弭貂爲貴重之飾將謂先王之法服爲可忽耶孔子告顏淵爲邦而曰服周之冕有以也在禮異服者譏非法服不敢服王者所以同俗而一志也今異服者翩翩於九衢明詔屢飭之而有司者以非簿書所急寧慮禮壞也

子貢之問無諂無驕利仁者也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則安仁者也顏子屢空不改其樂幾於安

矣而子貢猶未忘殖焉是以不能如顏子也夫不殖
難矣成湯聖矣其臣以不殖稱之而今之談者欲爲
子貢文是小人之心也且子貢豈如司馬氏所傳趣
時棄取者哉彼固曰富非以非道求之也何必不處
無驕焉可也孔子則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乃爲
好禮而猶有殖心雖得之非非道其於樂天知命有
間矣子貢蓋聞教而悟故可與言詩而性與天道終
得而聞也柰何侮聖言而入於西方之談也

嘗疑孔子語成人曰卞莊子之勇勇非君子所尚也
故射不主皮孔子之力不以力聞顏氏之子以克己

爲勇耳大壯之象非禮弗履豈云力哉蓋子路之勇
所自負者也夫子所以裁之者蓋曰勇如卞莊子未
可也兼之以智以藝以不欲又必文之以禮樂庶可
耳蓋因其勇而克之也不然則身不勝衣貌如女子
者不可以成人耶而何取於卞莊子 今之成人以
下殆非子路之言也由也兼人有聞則請益曰如斯
而已乎豈曰何必然也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又約
不忘平生之言三者子路之所能夫子恐其自足故
云今之言成人者不求兼衆善文禮樂乃謂何必然
耳蓋警之也非真謂不必然也

潛龍本無數種若謂下也爲中人以下豈所以贊龍德時時潛也而謂無時不潛如太上老子豈聖之時者之訓

謙六四撝謙撝之義鳴也鳴而發揮焉謙謙者也今乃曰謙之過則取侮故告以撝去其謙利用征伐之事夫謙可麾去乎有苜弗率益之贊禹曰謙受益帝乃誕敷文德其撝至矣兢兢業業朽索之馭未嘗一日忘也未聞麾去其謙而征伐乃利也夫以征伐與謙爲二道是未明湯武之心唐虞之揖讓商周之征伐道異乎哉惟聖罔念作狂謙可麾乎

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君子之所以處險必
有道矣夫以剛中之德不失其信險其可出乎然志
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比干之死孔子以爲仁則所
欲有甚於生者君子之於險亦焉能必於出哉故曰
過涉之凶何可咎也今乃謂賢人入險爲國爲禍于
國若漢之陳蕃李固宋之陳東歐陽澈者皆自入于
坎窞而以誰尤且曰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易之教
人徒取保身以爲安而殉國致身之義廢矣且當漢
宋之季使無四君子者其國不亂與亾耶四君子豈

速其亾者耶不惟誣四君子亦誣易甚矣

庸德庸言中庸之庸也非謂庸衆人類也必曰與庸衆人類而後爲龍德不使同流合汙者爲口實而歸於下達者乎談者徒欲異先儒而不慮誤來學也

庸言之信則無不信也庸行之謹則無不謹也若曰與庸衆人類而已則何信謹之有

萃王假有廟非徒爲天下王而可假也玩致孝享之旨則仁人之事親如事天所自盡者大矣至矣本義發之矣而何可以異爲也

渙六四渙其群渙有丘本義散小群以成大群精矣

而曰水流而下風渙之上逆而成丘故曰渙有丘水
平不流風渙之流順而成文故曰渙其群爲自然無
爲之象以爲見三聖人之心吾不知也且易之文縱
使如後世詞人鍊句亦不至以水逆而成丘也

大學論平天下歸於財散民聚此渙九五之渙王居
所以濟渙也乃曰臣渙而王居三字二句何以云旨
遠而辭文也

亂臣十人訓亂曰治恐未然古治字之誤是也其一
人謂文母漢儒之謬甚矣朱氏存其說而義弗取蓋
慎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語顏子復禮爲仁仁也禮也
合而言之者也老子乃云失仁而後禮禮斯薄矣惡
知禮孟子爲齊王言樂則曰與民同樂與民同樂則
仁矣仁者在位而禮樂不興未之有也是以先格君
心也故曰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語顏淵爲仁請事
而不惰乃可以言韶舞矣孟子之言樂其善發孔子
之旨哉夫豈以今猶古也哉信能與民同樂者其於
鄭聲之放匪遠耳

不可者拒之近於隘無所不容傷於易過猶不及孔
子所以裁之也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一言盡道是以

世爲天下法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記曰禮失而求諸野野非君子而君子取之謂其徑情而非飾情也直行而非辟行也孔子欲正名於衛子路之不知無惑也疑斯問奚責焉乃曰子之迂也是其野也乃其及門也寧不知讀書者哉而曰何必則佞矣孔子是以惡之也孔子惡佞而不惡野知其不知也故誨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所以裁之也子路斐然狂簡者歟蓋可裁者也故曰升堂矣若夫闖然媚於世也者惡之乃不願過我門何堂之升然則佞不若野

猶賢於原聖人之權度可見矣吾人學子路寧自野
人取友者莫如野故曰非我而是者事之非我而非
者友之寧非我而非也毋善柔而損也子曰回也非
助我聖人之求助若是其至也是以不惡由之野也
南宮适昇冢禹穆之問所謂目擊道存不言而信者
懷古感時有同慨焉故無庸答其言也中微而顯吉
人之辭也加一語則煩矣似非以有天下擬孔子也
回也非助我非徒以贊顏子亦所以進二三子也自
昔聖人未有滿假者其樂取善無已也說命曰教學
半舜命禹亦昌言無疑則悅有疑則問問則辯所以

相長也聖人望道而未之見二三子之助可無望哉
乃若喪予之痛則其所助也大矣

武城血流漂杵之文孟子不信以前徒倒戈當無敵
也然紂之無道必有同惡者焉衆心雖離親兵猶戰
似非誣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聖人用之於不得已
耳伐奄居東皆歷年所焉能無殺西土之人不最有
戮受有臣而無誅聖人不能也孟子欲明仁人無敵
於天下以啓時君不嗜殺之心故其辭有抑揚耳
今之輕議朱註者蓋未嘗實用其力故也苟能虛心
細玩折諸聖經必不惑矣中庸首章卽天命二字後

生十五之年卽談聖人五十所知而命令之訓以爲
平平無竒也試以經折之易曰物與無妄書曰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與也降也此非命令之訓所由來
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卽未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也曰不動安得不屬之靜不動而敬動可知矣豈曰
與動分乎易言乾坤則曰其靜其動乾坤有分時乎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道何可易而何違於道吾故
以爲未嘗實用其力者也 中和位育 天地合德
彌綸天地之道此實理也洪範時若見 天心正氣
順互言之非分也

二一金
君子而時中君子誠明者也德無不實明無不照是以能隨時處中而不失其宜也小人之心不知愧於天忤於人而無所忌憚則何中庸之不可反乎註中二又字似可勿泥今謂註有君子之德爲非則君子中庸一言已足何用重出二語乎

余嘗有疑禹泣罪人惟刑之恤其之誓未遠也不左不右非有左右之者也何遽孥戮至文之治岐始曰不孥則自皋陶邁種以來至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所損益者何意者懸示之象魏以示儆而未嘗輕用耶蔡註孥作奴解蓋疑而不得其說也罰不及嗣以

之頌舜則有其法矣孔子從周以之監於二代變通損益乃盡善也大明之律酌百王而垂萬世至精密矣而以賄成者不鮮則如之何故曰政在人也 漢文除肉刑或欲復之泥矣

古之仕學也一今之仕學也二古之學以適用故終身如不及今之學以干祿猶筌蹄也仕則日有官職學奚暇焉宜其以咕嗶爲學而所謂切嗟琢磨者蓋漠乎未之思也夫衛武非仕者乎何以日道學也子夏日學而優則仕求其志將以達其道非無用之學也仕而優則學治平本於格致是以仰思而繼日也

若曰仕有餘裕則無時可學今之講套不惟不達子夏之意亦失註意矣

子貢問士而及其次蓋以衰世才難論人欲恕也夫子之嘆似非抑之蓋嘆時也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又不可得善人且不得而見之思得見有恆者已矣之嘆屢矣子貢之問殆亦猶是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必有所指非槩言之也古文簡讀者以意逆自得之耳春秋賢大夫如伯玉子產平仲季文之流孔子豈彼之哉

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三子之對言之必可行也

他日論三子曰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可使與賓
客言洙泗之堂其相符而無隱然也孔子非不與也
時之不用黜知之夫子嘆之與黜也亦與三子也答
哲之間情見乎辭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也

孔子不用於魯而其言論固以維魯也魯之不君不
臣而天下猶曰周禮在魯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禮之實曰讓以禮讓爲國國興讓而上下辯其
志斯定矣一變而爲東周也何有蓋其告定公也曰
君使臣以禮上好禮乃可使下是以反求諸已也其
與孟氏言孝曰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死生

不違禮而有好犯者乎是以國政與而三都隳也聖人之用可見矣政在大夫名之曰逆其能格乎政不足與謫也讓所以格其逆也故禮讓者孔子所以維魯也齊之且爲陳也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以爲國景公知之而不父不君焉知禮太公之祀忽矣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責其過子夏之拜也子路之喜聞過也怒而呼商殆記者之誤歟魯論之相規也曰吾友張也曰言游過矣何爲怒而名之也子夏既除喪而哀未忘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而曰未有

聞焉者責其過亦所以止其哀也蓋曰何以喪爾親也離群索居之嘆何其真切哉是以欲事有若也而夫子非可以言貌似也自堯舜以來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五百年猶比肩也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而曰仲尼則羊質之誚至矣孟子是以患乎好爲師也馬氏之絳帳可施於涿泗之堂乎張藉贄而二姬侍則甚矣師乎師乎章句云乎哉文辭云乎哉今之師吾不知之矣

孟子館於上宮從者竊屨來者不拒館人諒之蓋從也非其徒也樂正子之賢一從子敖責之也厲故有

不屑之教也孔子曰有教無類鄙夫有問未嘗無誨而進由退求曰奚爲於門曰非吾徒其杖叩原壤取瑟而歌不見孺悲鄉原過門不欲其入室其嚴若是豈徒曰汎愛而於人無所不容也西方之教則曰僧贊僧佛法興故建旛以招四遠而鼓刀念佛如來迎之其徒是以盈天下而姦宄過半也乃儒者效之則爲竊屨來者不鮮矣而曰無類曰不拒不亦侮聖人之言乎莊生詩禮發冢之誚志士何可不自反也三年之喪其不盡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意者孔子之時明王不興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宰予謂期可已蓋猶齊宣之短喪歟以爲愈於已也所謂終兄之臂而教以姑徐徐者也遊於洙泗之門而爲是言乎孔子是以深責之若曰喪禮未廢宰我欲已之當不至是也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已爲善善者乃與我友以類聚也若泥蓋於一鄉之辭則善者將不吾友矣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朱子推孟子之意勉人自修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